

《百喻经》里愚人多

迂夫子

严格来说,《百喻经》算不得佛经,但它以寓言故事譬喻佛法义理,篇幅短小精悍,设喻诙谐巧妙,让人读来爱不释手。据说鲁迅先生最喜爱《百喻经》,不但阅读还购藏过多种版本的《百喻经》,后来还捐篆刻了颇为有名的金陵刻经处本。

阅读《百喻经》,就会发现故事里经常出现愚人,这些愚人往往自以为是,做出荒唐的事却不自知,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且看《就楼磨刀喻》。从前有个穷苦人替国王做事,国王怜悯他,赏给他一头死骆驼。穷人便开始剥骆驼皮,嫌刀太钝,就到处找磨刀石磨刀,最终在楼上寻觅到一块。他就到楼上把刀磨得锋利了,再到楼下来继续剥骆驼皮。剥了一会儿刀又钝了,就再上楼磨刀,如此来来回回几趟,累得疲惫不堪。后来,他担心累得爬不动楼梯磨不了刀,干脆

就把骆驼吊上楼,剥骆驼和磨刀都在一处,再也不用楼上楼下跑了。

搬磨刀石下楼,远比搬骆驼上楼容易得多,而愚人却舍易求难,让人大跌眼镜。现实生活中,宁搬骆驼不搬磨刀石的愚人几乎没有,然而舍易求难的人却大有人在,因为人们很难分清何者为难,何者为易。比如,人生中,背负为难,放下为易。然而很多人却乐此不疲地背负着财富和名利,为财而亡,为名所累,却不知适时地放下,这样的人和文中的愚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不要嘲笑就楼磨刀的愚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过舍易求难、舍近求远的事,只不过不自知罢了。

再看《三重楼喻》。有

个非常富有的愚人,看见另一个富人住着一座三层高的小楼,小楼高大华丽,宽敞明亮,让人十分羡慕。富有的愚人就来找工匠,让他给自己也造一座这样的小楼,但有一个条件:不要下面的两层,只要上面的第三层。木匠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没有第一层,怎么造第二层?不造第二层,又何必来第三层呢?”愚人却固执地只要第三层,跟工匠争论不休,引来众人围观。众人听后,纷纷指责愚人实在荒唐可笑。

这个富有的愚人的所作

所为,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也是不能有的,然而这个譬喻却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一些道理。比如,有人不愿老老实实地下功夫,却总想一步登天获得成功。再比如,有人做事不懂循序渐进,一味地冒进,极有可能“中道崩殂”,最终得到一座“空中楼阁”。

《百喻经》里愚人多,如前所述之愚人,他们的行为之荒唐,读者几乎一眼就可辨别。阅读《百喻经》,当然不能以嘲笑愚人为乐事,要从这些看似荒唐的事情里体悟出更深刻的哲理,进一步体悟人生修养的境界和为人处世的风格,用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避免成为被人耻笑的愚人。



竹林知了 素心

蒋勋在他的新书《岁月静好》中讲述了庙宇的红墙所带给他的记忆,“一种很特殊的红,只有民间百姓庶民的生活里有这样明亮而大气的颜色。温润、柔软、包容,好像不只是一色彩,更是漫长岁月积累的世世代代信仰的厚重温暖”。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建筑十分重视建筑本身与周边环境的良好关系,通过建筑肌理的颜色,营造出一种环境之美,不张扬、不突兀。从繁复的“五彩遍装”,到纯粹的“碾玉装”,颜色成为一

建筑与人文

李旻

种直观可见的语言,表达着传统建筑以及建筑所在地域的鲜明特色,比如徽派建筑的黑与白、西安的土黄色。

其实,任何一种色彩都不会在建筑中单独呈现,只有将它们与周边环境的色彩搭配起来,这种属于建筑的颜色才有了实在的意义。现代建筑更应该是具有鲜明色彩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将人文特色渗入颜色之中,建筑便也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气质,正如蒋勋所言,这是“生命和时间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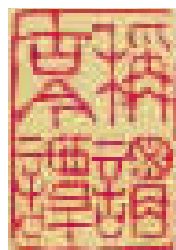
这毕竟是解放和启蒙的前提。曾经作为使节到过威尼斯的姨父大人,想必对那些异教徒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是艺术创新能力有着深刻印象,并且极有可能向苏丹介绍了这些情况,使得苏丹不再满足于细密画的画法,要求姨父大人秘密制作具有威尼斯画派风格的肖像。姨父大人后来找来高雅先生、橄榄先生、鹤鸟先生、蝴蝶先生,合力完成这幅肖像。橄榄先生以他的敏锐的嗅觉察觉到绘制这幅肖像画的异端色彩,首先干掉了高雅先生,后来又残忍地杀害了姨父大人。

这就是发生在那个幽暗洞穴里的杀害创造者的故事。裹足不前,畏惧创新就这样扼杀掉哪怕是一丁点创造的苗头,因循守旧成为行为和思维的一种

人名谐音是一种修辞手段,利用同音异义词求得声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这在文艺作品中有典型的体现。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也为人物的取字而煞费苦心。例如《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谐音“原应叹息”。甄士隐、贾雨村,谐音“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再如,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谐音“应怜”,仆人霍启,谐音“祸起”等。又如《金瓶梅》中的好事之徒车淡(扯淡)、游守(游手)、郝贤(好闲)、《儒林外史》中冒牌名士权勿用(全无用),等等。

以上所谈是文艺作品中的例证。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名字的谐音还关系到名主的切身利益。古时科举考试就有一些考生因姓名谐音而意外得福或失意叹息。例如清朝道光年间,殿试内定一甲第一名(即“状元”)是江苏高邮人史求。道光皇帝在御批审定时,看到“一甲第一高

邮史求(谐音“死囚”),就疾首蹙眉,当即朱笔勾去。再往下看“一甲第九天长戴兰芬”,龙颜大悦,提笔钦定为头名状元。因为“第九



天长”谐音“地久天长”,“戴兰芬”谐音“代代兰芬”。据史书记载,在明清两代,已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关卡,进入“一甲”之列,且名列前茅的“状元候选人”,因其名谐音不妥,而被皇帝从名单中勾去的,还有吴情(无情)、王国钧(亡国君)等人。皇上金口玉言,以名取士,把严肃的人才选拔视同儿戏,确实荒唐。但如今,人们在给孩子取字命名时,也遵循祈福忌祸、避俗求雅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

著名作家贾平凹,原名平娃,体现父母对孩子平安无虞的企盼。他后来按名字谐音改名为“平凹”,将“平坦”和“低凹不平”两个矛盾的词儿统一在名字里,个性鲜明、意味深长。“凹”和“凸”相对,是低于周围的意思。因此,有人把贾平凹的“凹”读为āo。但贾先生却不认同,他说,凹应读为wā,陕西等地用“凹”作地名,相当于“洼”。《现代汉语词典》的“凹”字就有以上两个读音及释义。

微书评

商皓

●张玮著《历史的温度7》

这是“历史的温度”系列策划的最后一卷,主题是“那些退隐、告别和离席”。有人能力卓越,却因沉重的心理压力在举世瞩目之际辜负众望,有人奇迹生还,有人错失良机,有人急流勇退,有人抱憾终生……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令人感慨的浪花升沉,唯有心怀敬畏和善意勇毅前行。

●[马来西亚]黎紫书著《暂停键》

《暂停键》的存在,或许会让黎紫书想起短暂的博客时代。在那段日子里,她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看过的书、听过的音乐、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与事、脑中闪过的念头。就像一朵十年不熄的星火,持续地为未知的过客照亮前路。

●韩茂莉著《大地中国》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北大教授韩茂莉用我们见过、经过、住过、听说过的地方,阐释历史、地理乃至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按照本书的观念,再去观察生养自己的故土,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郭爽著《月球》

《月球》就像一颗小小的时间胶囊,记录着郭爽对当下时代的感悟。她的人物和她一起从遥远的故乡走过来,又在寻常的生活中艰难地成长。此时,当她回望来时的路,仿佛抬头看夜空里的月球,它那么远,却又那么明亮。

不兴知道她是谁

张燕峰

杨绛先生在其作品《我们仨》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从干校回到家里,原先的房子里已住进了另外一户人家,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为了和新邻居搞好关系,杨绛主动帮邻居放在厨房里的煤炉子生火,把自家的壁橱也让给邻居使用,还把邻居没有拿回家的婴儿摇篮车拿上三楼放到她家门口……可是这些善意的举动,邻居丝毫不领情。

一个星期天,杨绛请来钟点工小陈帮忙洗衣服。没想到女邻居看到了,就命令小陈先给她家洗。钱媛辩解道:“小陈是我家请来的。”没想到蛮横的女邻居骂了声“臭寡妇”,抬手就给了钱媛一个耳光。

这一幕恰好被杨绛看见,杨绛心疼女儿,忍不住上前推了女邻居一把。可她哪里是女邻居的对手,她抓住杨绛的衣领,一会儿把她按在地上,一会儿又提起来。情急之下,杨绛抓住她的手指咬了一口,女邻居的叫声引出了她丈夫。两人一起动手,把杨绛推倒了,还撞倒了晾衣服的木架子。

坐在窗前读书的钱锺

书闻声出来,看见妻女受了欺负,抄起一块大板,就朝男邻居的头上打去……

《我们仨》出版之后,有记者采访杨绛。“请问,这对邻居叫什么名字?”

杨绛却拒绝透露他们的名字,“时过境迁,你们不必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对您的伤害,您都忘了吗?”

“没有忘。那时他们还年轻,谁年轻没做过几件错事呢?”

“他们不应该为自己做过的错事付出代价吗?”

“他们已经承受着心理压力,何必再雪上加霜呢?”

“您愿意原谅他们吗?”

“有些恶不值得被原谅。但我们可以放下,放下了,他们就伤害不到我们了。”

是的,当一些人一些事成为我们心里死结的时候,我们无法做到原谅,不妨选择放下,放下就是云淡风轻。放下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更是对岁月最深的善意,更是对往事最温情的尊重。

幽黯洞穴:开放与锢蔽

苏祖祥

这是一个有关彰显自我的力量和泯灭自我的力量之间相互搏杀的故事。

这是一个有关张扬风格的力量和扼杀风格的力量之间相互较量的故事。

这是一个有关试图创新的力量和阻遏创新的力量之间相互较量的故事。

这是一个有关开放心灵的力量和锢蔽心灵的力量之间相互撕扯的故事。

如果说现实的世界里先驱出现得有些迟,那么在虚拟的艺术世界则可以找到:这就是姨父大人、高雅先生,以及苏丹。虽然他们所要进行的手法是上的借鉴和创新不能与思想的解放和启蒙等同,但

就是像蝴蝶一样要努力挣脱外壳束缚的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民众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16世纪前后的东方和西方,都在本民族的先知的引导下,奋力挣脱羁绊,摆脱蒙昧状态,扫除王权迷雾,廓清神权妖氛,为人的尊严、人的幸福而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如果说现实的世界里先驱出现得有些迟,那么在虚拟的艺术世界则可以找到:这就是姨父大人、高雅先生,以及苏丹。虽然他们所要进行的手法是上的借鉴和创新不能与思想的解放和启蒙等同,但

人文经典

《我的名字叫红》阅读随笔之四